



这一年

□烟花三月

2010年,我被时光裹挟着迈入不惑。这一年,日子过得和往年一样波澜不惊,许是年龄增长的缘故吧,我变得成熟、从容,对生活也多了几分感悟,几分思索。

这一年,我终于能含着笑,耐心地听父亲讲过去的事情。父亲年已古稀,头脑清楚,思维敏捷,讲起往事来滔滔不绝。以前我总嫌他唠叨,如今他的记忆是我挖掘不尽的宝藏,那些久远岁月里的人和事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。村庄的变迁,家族的历史,在父亲的讲述里鲜活而亲切。他坎坷的人生,丰富的阅历,也给了我许多启迪。黄昏柔和的灯光下,一边和父亲共进晚餐,一边听他讲古,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无比愉悦的享受。

这一年,儿子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本命年,从蒙昧的儿童成长为有了一定思想和主见的少年。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小学毕业,进入一所不错的初中就读,却因一时适应不了初中的生活而成绩不佳。我一向对教育儿子缺乏耐心,却破例没有对他大叫大嚷。我告诉他:成绩不是最重要的,但我希望看到他的努力;不要求他必须有辉煌的未来,但希望他有积极、主动、向上的生活态度。儿子还小,人生才刚刚开始,我愿意传授给他直面人生的勇气和战胜困难的信心。

我酷爱读书,年轻时也曾是个狂热的文学青年,后来不再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了,读书的习惯却一直保留下来,也仍然喜欢随手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。

接触网络后,我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网友,闲暇时聚在一起谈诗论文,“奇文共赏,疑义相与析”,从中得到了不少乐趣。

赏,疑义相与析”,从中得到了不少乐趣。

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这一年,我和几位要好的网友多次自驾车出游,暮春的平顶山、许昌,初夏的三门峡、灵宝,深秋的王屋山,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我偏爱历史和人文景观,喜欢追寻着史册上那些名人的遗迹去探寻他们生前的风采。肃立三苏坟前,我遥想着苏东坡“大江东去”的豪放和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的缠绵;穿行峻函古道,我在石壕村体会着诗圣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。还有晁错、吕不韦、张良、吴道子、韩愈等等,这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,站在他们的故里或墓地旁,轻道一声“我已来过”,似乎能闻到他们曾经的气息。探幽访古,实在是件很惬意的事情。我很少出门,是个木讷寡言的人,感谢那些朋友,不嫌弃我的无知和无趣,使我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世俗生活之外,有了琴棋书画诗酒花的超脱和浪漫。

每次出游,我都习惯把自己的感受形诸文字,又因这些朋友的鼓励,我的文字不再只是很随意的自娱自乐。我开始有意识地历练自己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的能力,写作水平因此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。对于文学,我没有功利性的目的,我很欣赏一位文友的QQ签名:用文字温暖人生。是的,文字是有个性和感情的,有它作伴,今生不会孤单。

普通百姓的生活,平安即福,平淡是真。站在虎年岁末回望,我这一年,生活安稳,岁月静好。在冬日灿烂的阳光下,静静聆听生活的声音,感恩和知足的情绪,温暖地覆盖了我的心房。

这一年

□卫宣利

2010这一年,如果概括一下,只剩下三个字:喜——悲——喜。

这一年的前5个月,是喜悦和惶恐的。我永远记得那个日子,2010年1月15日,验孕棒上红红的两道杠清楚地告诉我,我怀孕了!

结婚3年,经历种种波折,这个期盼已久的孩子,终于姗姗而来。而之前,屡遭失败的我们,甚至已经准备去做试管婴儿。可是,就在所有人都不抱希望的时候,我的孩子竟意外地来了。

无法用文字述说内心的狂喜,那一天,我和老公相拥而泣,然后给所有的亲人和朋友打电话报喜,又奔到超市扫荡了一堆昂贵的营养品。此后的几个月里,我停止工作,远离电脑,每天看书、听音乐、晒太阳、写孕期日记、保证充足的睡眠、定期去医院做检查……因为这个孩子,我恢复了健康的生活方式;也因为这个孩子,我成了全家人的重点保护对象。老公每天买新鲜的水果和蔬菜,换着花样做可口的饭菜,讲笑话逗我开心,陪我散步,为我洗脚按摩。视力微弱的母亲摸索着为宝宝做小棉衣和包被,公婆隔三差五地杀鸡杀鱼拎来看我……

可是命运再次和我开了个残酷的玩笑:因为心脏发育异常,我6个月大的宝宝被迫引产。

那是5月,病房外的世界已是桃红柳绿,我的心却冷若寒霜。仿佛有东西将我的心撕成片,又细细绞碎……疼痛,抽搐,我泪流成河。我知道,我生命的一部分,已经随着那个我不曾谋面的孩子,一起去了天堂。

7月,我重新回到我的路上,读书,写字,思考,整理书稿。我总是静默着,怕见人,

怕天黑,仿佛一夕忽老。我常常想起我的孩子,在写字的间隙,在买菜的途中,在熬粥的瞬间,或者,午夜梦回。我的思维常常在刹那间停顿,一片空白,泪流满面——我是如此想念他。

8月,心里的伤痛在时间的抚慰下开始渐渐结痂、愈合。我看到仓央嘉措的诗里写道:“我问佛:世间为何有那么多遗憾? / 佛曰:这是一个娑婆世界,娑婆即遗憾 / 没有遗憾,给你再多幸福也不会体会快乐……”

一直纠结的心,似乎豁然开朗。是的,此刻的遗憾,只是为了成全我的下一个幸福。让我记住这个日子,然后,遗忘,开始新的旅程。

9月,我沉下心来,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故事早已在脑中盘桓良久,却一直不敢下笔,到终于有勇气写起来,才发现并没有想象中的艰难。两个月,18万字如期完成。和出版社顺利签约后,我长长地喘了口气。我知道,我完成了人生的又一次蜕变。

12月,我的新书出版,抚摸着它的封面,我的眼睛里忽然有温润的潮湿。是的,这本书,是我的另一个孩子,我融入了全部的爱,幸福地孕育,看着它出生、成长,将它装扮一新,亲手送它进入这个世界。而它,将带着我的温暖和爱,到你的手中。

2010,在这不寻常的一年里,我失去了一个孩子,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,出了第二本书。你看,人生就是这样,悲伤与喜悦相连,痛苦与幸福并存。明白了这一点,无论下一刻命运将我抛到怎样的境地,我都知道,梦想不死,希望还在。

2011,新的一年,没有太多奢望,只希望自己能顺着这条文字铺就的路,一直从容地走下去。

这一年

□浅蓝

似乎俯仰之间,2010年就过去了。

时间像一盘粗糙的井绳,迅疾而又冰凉地从手心沉沉坠滑,能感知到速度却无法阻挡,这种慌张和无奈使人惊心。

元旦,像一枚圆圆的盖子,把过往的人和事封存,窖藏进回忆的旧屋。这阳光温暖的早晨,趁日历将与暮色一起缓缓合上的时刻尚未到来,留恋惆怅的目光,忍不住把三百多个日子匆匆抚过。

所有走过的琐碎日子,像一树繁花,复开复落,大部分枯萎飘零,却仍有一些端立枝头,清晰如昨,幽幽吐着芬芳。

这一年之中,前两个月是悠闲而甜蜜的。一场大雪之后,漫山遍野都像被浇上了厚厚的奶油,你躲在淡蓝的玻璃幕墙后,眼神安静。有暖风在吹,厨房里美食罗列。孩子和父亲在不远处为新堆的雪人装上红鼻子。世界像一块刚出炉的糕饼,有着幻觉的美,安宁和暖香。

摘下一朵回忆的花,你又看到北方春寒料峭的下午,喜宴后眉梢未褪的欣悦,火炉里的新煤越烧越旺,亮成一朵开到极致的玫瑰。有人,在炉旁拈起一颗樱桃。这段日子以春天的名义获得了它想要的所有诗意。你的灵感,像春水破开薄冰潺潺流淌;你的诗歌,也像春花一样次第绽放,你甚至因此又做起了新的梦。

在五月的开端,你弄丢了通往未来唯一的地址,于是开始坐在路边等待,希望来来往往的人群中,那个承诺替你寻找的人,举着那张雪白的卡片,奔跑着向你而来。你还记得他的白衬衣,白牙齿,那干净又爱怜的目光,那令你信任的微笑。过尽千帆不是。日历撕下一页一页还是没有音讯。或者,他真的不来了。

七月、八月是懒散又郁热潮湿的,日子像围困鸟兽的笼子,像神经质的忽雨忽晴的天,像一只疲倦的老牛,怎么也赶不走,你一天到晚都在昏昏思睡,醒着的时候,就数房檐下念珠般扯不断的雨滴。有时听听昆曲,那些寂寞的声音忽高忽低,在厚厚的云层下飘浮。偶尔也会听到燕子的软语呢喃,略销清愁。

接下来的两个月你奔忙于路途,穿越丛林,每天与狼和狐狸结伴同行,信仰缺失,鄙俗的欲望像煮沸的汤,外表热闹,内心悲伤,像陷阱里的麋鹿,望着淌血的伤口,无声地流着大滴大滴的眼泪,最终被一次巧遇拯救。

于是,就有了这最后两个月又酸又甜的果实,不属于任何一棵树,从容淡定,脸色红润。每天,你站在有风的太阳下,看看书,读读诗歌,在一群孩子的低语笑闹中浅浅睡去,又悠悠醒来。

十二个月,是一把折扇,轻轻合拢,一年的日子就都藏在了一幅画里。